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罪与罚

The Crime and the Punishment

中国致公出版社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华爱丽 刘静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华爱丽,刘静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4辑)

ISBN 7-80179-133-9

I. 罪… II. ①陀…②华…③刘…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338 号

罪与罚

译者:华爱丽 刘静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梨园彩印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22.875

字 数:5769 千字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2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79-133-9/1·004

定价:420.00 元(全二十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全译本)

第四辑

化身博士

漂亮朋友

温泉

圣经故事

你往何处去

汤姆叔叔的小屋

绿野仙踪

罪与罚

伊豆的舞女

唐璜(上下)

戏王之王

唐·吉珂德(上下)

母亲

金银岛

黑桃皇后

驿站长

村姑小姐

暴风雪

两个骠骑兵

克莱采奏鸣曲

邮购地址：北京市水碓子邮局82号信箱 刘军

邮 编：100026(免收邮资)

E-Mail: ZZTX@sohu.com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全译本)

- | | | |
|--------------|---------------|------------|
| 老人与海 | 苔丝 | 简·爱 |
| 福尔摩斯新探案集 | 奥勃洛莫夫 | 呼啸山庄 |
| 娜娜 | 静静的顿河 (上中下) | 巴黎圣母院 |
| 白鲸 | 奥瑟罗 | 鲁滨逊漂流记 |
|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 真实的故事 | 牛虻 |
| 野性的呼唤 | 初雪 | 包法利夫人 |
| 复活 | 贵人迷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 罗亭 | 苦难的历程 (上下) | 茶花女 |
| 前夜 | 死魂灵 | 愤怒的葡萄 (上下) |
| 猎人笔记 |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 十日谈 (上下) |
| 好兵帅克 | 绿林英雄罗宾汉 | 情感教育 |
| 安娜·卡列尼娜 (上下) | 秘密花园 | 夏伯阳 |
| 天方夜谭 | 灰姑娘 | 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 |
| 丧钟为谁而鸣 | 皇帝的新装 | 红与黑 |
| 大卫·科波菲尔 (上下) | 血字的研究·四签名 | 第四十一 |
| 汤姆·索亚历险记 | 福尔摩斯冒险史 |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
| 飘 (上下) |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 | 红磨坊 |
| 红魔鞋 | 华生医生回忆录 | 拿破仑传 (上下) |
| 西线无战事 | 福尔摩斯归来记 | 斯巴达克思 |
| 上尉的女儿 | 最后致意 | 青年近卫军 |
| 白雪公主 | 小公主 | 天使的愤怒 |
| 欧也妮·葛朗台 | 居里夫人自传 | 阿布马勒老爹 |
| 百万英镑 | 左拉传 | 铁面人 |
| 高老头 | 贝多芬传 | 勇士的奇遇 |
| 雾都孤儿 |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 情人 |
| 我的大学 | 木偶奇遇记 | 被开垦的处女地 |
| 在人间 | 磨坊书简 | 三颗心 |
| 白痴 | 基度山恩仇记 (上下) | 一仆二主 |
| 战争与和平 (上下) |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上下) | 国王的手下 |
| 悲惨世界 (上下) | 情感的迷惘 | 金色豪门 |
| 羊脂球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夺命迷梦 |
| 巴马修道院 | 刀锋 | 一个人的遭遇 |
| 红字 | 罗生门 | 凡高自传 |
| 小妇人 | 格列佛游记 | 廊桥遗梦 |
| 永别了，武器 | 幽谷百合 | 马语者 |
| 蝴蝶梦 | 两个新嫁娘 | 莫扎特传 |
| 三个火枪手 | 环游世界八十天 |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
| 名利场 | 朗热公爵夫人 | 卓别林自传 |
| 卡门 | 禁治产 | 教父 |
| 童年 | 都尔的本堂神甫 | 泰坦尼克号 |
| 孤星血泪 | 邦斯舅舅 | 走出非洲 |
| 哈姆雷特 | 魂断蓝桥 | 人猿泰山 |
| 窈窕淑女 | 爱玛 |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
| 罗密欧与朱丽叶 | 费加罗的婚礼 |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
| 麦克白 | 木木 | 伊凡雷帝 |
| 第十二夜 | 贵族之家 | 与狼共舞 |
| 菲菲小姐 | 父与子 | 所罗门宝藏 |
| 吝啬鬼 | 钦差大臣 | 埃及艳后 |
| 跳来跳去的女人 | 白夜 | 鹿苑长春 |
| 脖子上的安娜 | 傲慢与偏见 | 孤岛疑案 |
| 圣女贞德 | 双城记 | 普利兹家族的荣誉 |

总 策 划：子 龙

责 任 编 辑：子 龙

装 帧 设 计：张 清 工 作 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导 读

费奥多·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一八八一)是我国读者所熟知的俄国伟大作家,是与托尔斯泰齐名的文学巨人。高尔基曾评价说,在艺术表现力方面,只有威廉·莎士比亚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媲美。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贫寒,一八四三年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不久开始致力于文学创作。一八四六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穷人》引起了文学界的赞誉,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成为一位名震文坛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主要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白痴》、《少年》、《罪与罚》、《卡拉马卓夫兄弟》等。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代表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具有世界声誉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名贫穷的大学生,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而退学当家教,女房东也因为他付不起房租而拒绝提供给他伙食;他因为贫穷、饥饿和无依靠而陷入了痛苦和绝望的境地。但是他又生性坚强、自傲,有着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把人分成“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必须任人摆布,惟命是从,他们只是繁殖同类的材料;而不平凡的人却可以为所欲为,究其原因,就因为他们属于统治阶级。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想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想做拿破仑式的天才人物,于是他去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与此同时,他还把自己看成一个天才人物。杀人以后,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越”过去。索尼雅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绝望中的一盏明灯。他

俩的形象是理智与感情的对照。索尼雅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的爱，是人类苦难的象征。书中还具体生动地讲述了马尔美拉陀夫一家的艰难生活和悲惨命运，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酗酒、卖淫等不健康社会现象的本质，控诉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罪与罚》为我们再现了十九世纪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统治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图画。作者采用对比的艺术手法，不仅描写了贫苦、善良的和听天由命的人们，同时也勾勒出卑鄙、自私和踌躇不安的人们。这一正反对比，更加鲜明地突出了人物的特征，使矛盾和冲突更加尖锐化。《罪与罚》不仅是一部社会、哲学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心理描写的作品。书中对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心理刻画得生动而真实，把美与丑、高尚与卑鄙进行了对照，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悲惨景象。

第 一 部

—

七月伊始,天气异常酷热。黄昏时分,有个年轻人从 C 巷一间小屋里走出来,那间小屋是他向这个巷子的二房东租来的。年轻人缓慢地,似乎有些犹豫不决地朝 K 桥那边一步步走去。

还好,他下楼梯时没碰见那个令他害怕的女房东。他租的那间小屋,恰好是在一座五层高的楼的顶层,与其说那屋子是给人住的,倒不如说活脱脱像个衣柜更好。他租房时与那女房东谈好了条件,由女房东提供食宿并且她的女仆还要照料他,这样他便省去了不少麻烦。女房东住在四层一个单独的套间里,每次他出门,都得经过厨房门口,而厨房的门正对着楼梯,并且总是大门敞开。年轻人每次经过这里,都会产生一种又恐惧又难受的感觉,这使得他有种怕见到光似的羞愧。因为他欠了女房东一屁股债,所以总害怕一不小心碰见她。

难道他胆子太小,或是逆来顺受惯了? 那倒不是,其实他的性格恰好与之相反。但是,奇怪的是,不知从哪一段时期起,他就一直像绷紧的弦一样紧张不安、烦躁异常,似乎得了疑心病。他总是在苦思冥想,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何止怕见到女房东,他几乎怕见所有的人。他十分贫穷,他已被这个事实压得透不过气来,长久以来一直如此。不过最近,他似乎变了个人似的,就连窘境,那该死的贫穷也不再成为他的负担了,尽管这个瘟疫一刻也没离开过他。如今的他,再也不必做他以前常要做的事情,当然也不愿意去干。其实,他干嘛要怕女房东? 当然不,不管女房东用什么

恶毒的方式跟他蓄意作对，他也不怕了。因为他想通了，与其被拦在楼梯上听那些他认为与他没有丝毫关系的啰里啰嗦的废话，被女房东纠缠着逼着付钱，还有恐吓，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还得想些托辞来搪塞过去，道歉，撒谎，这么做，还不如做一只不被人注意的猫，他只要悄悄溜下楼，别给人撞见就好。

但不知为什么，这次他出来时，那种担心见到女债主的心情尤为强烈，连他自己都为自己害怕到如此地步惊讶不已。

“我想去干的，是怎样的一桩事啊，却又担心起这等小事来！”他问自己，奇怪的笑容显现在脸上。“哦……是的……人是什么？人能主宰一切。可他妈的如果一胆小，就什么也干不了……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可我的确想知道的是，人，主宰万物的人，他究竟最怕些什么呢？是的，他们最害怕的是向前迈出新的一步，把自己的想法给讲出来……我呢？我担心什么？空头支票开得太多了，于是我什么事也不做。或者正由于我无所事事，才尽讲些空话。最近这个月，我是养成了尽说些废话的习惯，连着好几天可以躺在墙角里，想一些荒唐的事情。回过头再想想，我现在为何要去那个地方？我，就凭我，真的能够做好那件事情吗？难道这是个很严肃的事吗？正好相反，这的确非常荒诞不经，这不过是白日做梦，自己给自己找乐子而已，是儿戏。没错，无非是个幼稚的儿戏！我却用它来骗自己！”

七月暑天，大街上热得要命：沉闷得透不上气的空气，街上那杂乱不堪的人群，还有满街的石灰，脚手架，砖瓦，灰尘等，以及每个与贫穷沾边的人都十分熟悉的夏天里特有的臭气熏人的气味。这些人没钱在乡下租间别墅住下，于是只有在彼得堡随便找地方安身。年轻人被这种臭味包围着、侵袭着，这使得他本来就异常的神经更加紧张痛苦。彼得堡这一带有特别多的小酒馆，在这样的日子里，从里面飘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充满了整条大街，还有那些总会遇见的酒鬼，虽然是工作日，这些酒鬼醉汉仍然不断出现，这给本来就混乱的画面又平添一层令人恶心的阴郁色彩。霎

时间,年轻人清瘦但轮廓分明的脸庞上流露出一种十分厌倦的神色。稍带说一句,他确实长得很英俊,一双炯炯有神的乌黑的明眸和满头深褐色的头发,身材中等偏高,看上去,倒非常清秀而匀称。尽管其厌恶的表情十分明显,但很快他又好像陷入了沉思,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是一种出神发呆的状态。他信步而行,对周围的一切非但视若无睹,甚至懒得理会这些与他毫不相干的人和事。他走着的时候,不时地嘴里咕哝着什么,他向来有那种自我独白的习惯。他觉得自己的思想有时混乱无序,这使得他更加烦躁,再加上他身体原本就弱,两天以来,他几乎滴水未进。

说到衣着,可以说他穿的确实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糟糕透顶,就连那些习惯于穿破烂衣衫的人也觉得像他这样一身衣服如果穿在街上行走也非常不光彩,不过好在彼得堡这一带有一个现象,就是不管你穿什么衣服都不会让人们吃惊的。要知道这是在干草市场附近,常去周围茶坊酒肆的,还有那些聚居在彼得堡邻近中心区这些街巷里的,大多数都是些小手工艺人和工人,而没有阔人家的影子,所以说这里人群杂沓毫不过分。你可以在街上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物等,假如你一看到某种不可思议的人物就大呼小叫,反而会被认为是咄咄怪事。可眼前这个年轻人因为心里郁积了很多怨恨与蔑视,所以虽然他有时也像个普通小伙子一样最怕人家当面或私下里议论他,但他此刻在街上行走,却压根儿就不注意自己是如此衣衫槛褛,因为他已没那闲功夫操那档子闲心了。当然,如果遇到一些熟人或者是老同学的话,那又另当别论,毕竟他向来就不乐意见到这些人……他这么想着,这时一个酒鬼坐辆马车从他面前经过,那人无缘无故地突然向他大喝道:“喂,你这个戴德国帽的家伙!”他的手用力指着年轻人,震天般地大吼着。年轻人停下脚步,慌忙中抓住自己的帽子。说起这顶帽子,还是他从齐默曼帽店买来的,这是顶圆形高筒帽,早就破旧不堪了,再加上过了这么长时间,帽子也变了色,上面到处是破洞和肮脏的污迹,而且连帽沿也没有了,整个儿一看,七扭八歪地一边倒,真是叫

人恶心到家了。不过他此刻感受到的倒不是为自己的帽子破旧而羞愧，而恰恰是另一种神情，脸部的肌肉有些扭动，他似乎觉得有一种恐惧感向他侵袭过来。

他吸了口冷气，惶惑不安地嘟哝着：“我早就料到了！我早就想过了！真他妈的糟糕透顶！我真是太蠢了，这虽然是桩不足挂齿的小事，但仍会把我全部的计划给打乱破坏的！是啊，我怎么这么笨呢！这帽子太惹眼了……不过不是因为漂亮，而是可笑。还有这身破衣服，要是顶便帽就好多了。至于是旧点儿的扁平帽子，还是别的其他什么帽子，只要不是这个圆形高筒似的怪物就行。看看有谁戴这种恶心的帽子，这是一顶一俄里以外就能瞧得见的小丑帽，谁戴它，会被人记住去说笑的。真该死，麻烦就在这里，问题恰恰就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记住它，这不就是一件罪证么？干我这种勾当，能不让人知道最好。帽子是小事，小事方面应该最当心！整件事情往往就是被一些小事给办砸了。”

他不用走得很远，他甚至清楚自己离他住的公寓大门正好有七百三十步，这个数目是他一次想得出神时曾经亲自数出来的。不过在当时，他认为他所有的那些幻想十分荒唐，只不过用那种荒诞不经且诱人的草率行为来刺激一下自己麻木的神经罢了。可如今，也就是一个月后的今天，他已经试着用另一种认真的眼光审视当初的幻想了，尽管他老是以独白的形式拼命嘲笑自己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可毕竟，他目前已经不经意地习惯于把这种当初认为荒唐的幻想真正当做一件正在付诸实施的正事了，尽管他依然觉得自己离那个幻想遥遥无期，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能办得到。他现在只想对自己所要从事的事业作一番试探性的工作，因此，他越是往前迈一步，心里就越加七上八下万分不安起来，尽管他明白这只是试探。

就这样，他带着一颗好像静止的心和神经质的发抖走到一座大得异常的房子面前。这房子前门临着街面，背靠河水，已经算不错的了。房里有许许多多的小套间，尽住着一些各式各样的手

艺人,比如说裁缝、厨娘、铜匠,还有一些德国人,另外还有一些以出卖肉身生存的妓女以及小官吏等。这些人使得偌大的房子十分热闹,人们川流不息地穿梭在这座房子的两个院子和两扇大门之间。这里有三四个管院子的雇工,都不是什么好人。那年轻人很兴奋,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溜进了院子,而没被那三四个雇工碰见,他顺着右边的一座楼梯悄悄上去了。这条楼梯又暗又窄,很不好爬,但要不为人所知上楼,惟有这一个“后门”,这是他事前早就了解并且亲自察看过的。其实对他来讲,这个光线阴暗的楼梯正好是不为人注意的好所在,即使再好奇再聪明的人,也不会细看这个地方。这一点使他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暴露的危险性将会很低。虽然他这样给自己打气,但仍是心有余悸,他对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羞愧。“如果我现在就这样害怕,那要是真干起那事来,可真就惨了!”当他走到四楼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这样想着。这时,几个从部队退役下来改做搬运夫的老兵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些人正把一些家具从一个套间里往外搬。年轻人以前知道,他记得是有一个带家眷的德国人曾住在那套房里,如果没错的话,这人还是个官吏。“如果这个德国人要是搬走的话,那么说在四楼,也就是由这条楼梯上来的这个楼梯口上,今后一段时期内会只有一个老太婆的房间是有人住的。这的确是件好事……不过,万一……”他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年轻人按响那个老太婆房间的铃,铃发出的声音很微弱,但还算清脆,听上去,好像铃是白铁做的,而不是铜质的铃。其实,这种房间的小住宅里,铃几乎都这个样子,谁也不比谁的差或好。这当儿从他专注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已经忘了这个铃的声音究竟是怎样的了,现在这个有些别致的叮铃声使他似乎回想起了什么事情,他突然觉得那事情就一清二楚地摆在他面前……他不由得打了个冷颤。这回,他的神经简直脆弱到了极点。“上帝呀,怎么会这样?”过了不一会儿,门开了窄窄的一条缝隙:女主人脸上有些狐疑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从外面看,只能发现她那对在黑暗中发亮的眼睛,从眼神判断,她显然

有些担心与不安。可当她发现楼梯口的人并不少时，胆子便放大了些，将门完全敞开。年轻人跨过门坎，走在黑暗的过道里，那过道和后面一间小厨房相互隔开。老太婆一声不吭地站在他面前，满脸狐疑地打量着这个年轻人。老太婆尽管五短身材，于瘦得只剩骨头架了，但那双精明而恶毒的小眼睛和一个小小的尖鼻子，对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来讲仍有些不可思议。她头上没有裹头巾，两鬓上微斑的黄发上涂了一层厚得发亮的头油，仿佛是条鸡腿似的细长脖子上随便缠了一条破旧的绒围巾。尽管天气热得难耐，她肩上还特意披了一件皮质上衣以显阔气，实际上那件上衣同她的围巾一样破旧得不堪入目，而且因年久而变得焦黄。老太婆显然病了，她不停地大声咳嗽并且带着粗气呻吟着。年轻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瞟了老太婆一眼，回报老太婆眼里骤然闪现出的不信任感。

“拉斯柯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前我曾到这儿来过。”年轻人忙微微躬了一下身，低声嘟哝着自我介绍。因为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尽量客气一些。

“当然，我记得，先生，而且记得相当清楚，您以前是来过。”老太婆逐字逐句地说，努力使每个字咬得很清楚，不过依然用一双询问的眼睛瞅着年轻人的脸。

“是这样的……哦，还是跟上次一样，同样的事……”拉斯柯尼科夫接着说。老太婆怀疑的眼神使他有点儿惶惶然，并且有些吃惊。

“或许她一直就是这样，只不过上次我没注意罢了！”他很不高兴地这样想着。

老太婆没再吭声，好像在努力想着什么东西，然后退到一边，指着通往房间的门，给客人让道。

“请进，先生。”她说道。

这间屋子并不大，四周糊了黄色的壁纸，窗口还摆放着盆天竺葵，挂着薄纱窗帘。正值夕阳西下，屋子被照得像涂了层金子。

“那时候，太阳也许还这样照进来吧！”这个思想仿佛一不小心就掠过拉斯柯尼科夫的脑海。他以很快的速度环顾了屋里的一切，想尽可能记住屋子里的所有摆设。不过说实话，这房间里确实没什么值得人记忆的东西。家具已经旧得不成样子，黄木材料做的。一张带有宽大靠背的长沙发，前面是张椭圆形的桌子，两扇窗户间摆着一张女人们必需的梳妆台，并且带了面镜子，靠墙那边放着几把椅子，另外还有几幅一钱不值的市井油画镶在黄色的镜框里，画的是几个手拿小鸟的德国姑娘——也就这些家具了。年轻人还注意到，一盏神灯在墙角边一个不大的神像前亮着。屋里很整洁干净：家具虽然陈旧，但却被主人擦得光可鉴人，地板也是如此。在他眼里，所有的东西都亮晶晶的。“这准是丽莎维塔干的。”年轻人琢磨着，“整个房间干净得一尘不染。不过，一般来讲，模样越是凶狠的老寡妇屋子通常就越干净。”拉斯柯尼科夫带着充满好奇的眼神向通往另一间小屋门上的印花布帘看了一眼，他确定那间屋里放的是老太婆的床，或者还有个只带五个抽屉的柜子，不过他本人以前从未敢往小屋里看过。这老太婆的整个套间也就是这两间房子。

“您到底想干什么？”老太婆一脸不高兴，死沉着脸，她还是站在年轻人面前，打量着他的脸颊。

“我带来一件抵押品，就这个！”他从衣兜里摸出一只扁平的银表，样子是旧了点儿，但表的背面刻了一个地球的图像，而且表链是钢的。

“上次的抵押品已经到期了，只有一个月期限，打前天就满了。您还想拖下去？”

“我可以再给您一个月的利息，真的，求您再宽限我几天时间。”

“先生，您得弄明白了，是再宽限几天还是您必须马上把东西卖掉，得说了算吧。”

“当然。你看这块表能押多少钱？不少吧，阿廖娜·伊凡诺夫

娜？”

“亏你说得出。您看看，您老是拿些值不了几个钱的东西过来给我，就这块表，说得损点儿，就是白给也不要。对了，上次您带来的那枚戒指，您从我这儿拿了两个卢布。后来别人告诉我用一个半卢布就可以在首饰店买只新的了，我给您骗惨了。”

“老实说吧，这块表——给我四个卢布吧，这可是我父亲的东西，我会赎回的，您放心，我很快就能收到一笔钱。”

“想得美！您是老主顾，这样吧，您要是愿意的话，一个半卢布吧。对了，还得先扣掉利息。”

“开玩笑，就一个半卢布！”年轻人简直想跳起来，他大声嚷道。

“押不押在您，就这样吧。”老太婆把表还给他，语气肯定得没有商量的余地。年轻人接过手表，想很不客气地甩一下衣服，然后潇洒地走开，但转而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突然想起来，他实在没别的地方可去，而且重要的是他来这儿的目的并不只为了押这块表。

“好吧，好吧，先把钱拿来。”他粗声粗气地说。

老太婆在衣袋里找着钥匙，然后独自走进门帘后另一间屋里。年轻人一个人留在这间屋子里，他好奇地听着，想像里面的情形。他听出来老太婆正在打开那个五屉柜。“准是最上面的那个抽屉。”他尽量按自己的思路想像着，“可以推测，钥匙应该是在右边的衣袋里……而且都穿在一个钢圈上……其中一把钥匙很大，有别的钥匙三倍那样大，而且上面锯齿很活。不过这显然不是五屉柜的钥匙，或者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比如说首饰盒或小箱子什么的……不行，这一定得弄清楚了。小箱子的钥匙全部都是那样的……但是，我真是太卑鄙无耻了。居然老想这些东西……”

老太婆又回到他面前。

“这是您的钱，先生。就一个卢布，十五戈比，因为一卢布你每月应支付我十戈比的利息，所以一个半卢布，我得先扣你十五戈比。还有你以前曾借过我两个卢布，按同样的利息计算，你该付我

二十戈比。这样总共就是三十五戈比。所以，算起来你这块表做抵押还可收取一卢布十五戈比。给，您收好了。”

“什么！现在就剩下一卢布十五戈比了吗？”

“有什么错吗？”

年轻人没有跟这个老寡妇争论，只得把钱接过。他两眼望着老太婆，却不急着出去，似乎还有话要说出来，或者还想干什么事似的，但又好像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脑子一片混乱……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再过两天，我还会拿东西给您……这个嘛……一只银的……很漂亮的……烟盒，我从朋友那儿要回后就可以……”他有些心烦意乱，话到嘴边又说不下去了。

“到那时再细说吧，现在先这样，先生。”

“那好吧，再见……噢，对了，您总是一个人在家吗？您家里其他人呢，比如说您的妹妹什么的也不在家吗？”他走到过道的时候，装出很随意的样子问道。

“您找她，说吧，什么事？”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我就想问问而已。您很快就……算了，再见吧，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拉斯柯尼科夫心情乱极了，他慌乱地走了出去，而且这种乱糟糟的情绪越来越严重。下楼梯时，他时不时地停了两三次，好像其中有什么令他吃惊的事情似的。他在大街上游荡着，终于忍不住大声喊了起来：

“哎，天哪，所有的一切都是丑恶至极！难道我，我自己……不，见鬼去吧，这是胡言乱语！太可笑了，简直荒唐到家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又打心里加上几句：“难道这种无耻的念头能钻进我的大脑里，我的心灵居然肮脏如斯，这种事也会在头脑里出现，太卑鄙了！真是肮脏，卑劣，可恶，可耻！瞧瞧我一个月都在干了些什么呀……”

他心里这么想着，但却既不能痛快地说出话来，也不能用感慨来表明自己是多么激动不已。其实在他往老太婆家里去的路上就

开始压迫和烦扰他心里的那种极度憎恨和厌恶的情绪，这当儿，这种厌恶的情绪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并且表现得那么明显，以致他无从知道怎样才能摆脱缠绕自己的那些苦恼才好。他只知道自己要顺着人行道走，他像个喝醉酒的酒鬼一样，失去了知觉，即使撞到行人身上，他也没觉察到。他就这样向前走着，直到糊里糊涂地走到下一条街道时，才稍微清醒过来。他向四处瞧了瞧，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家小酒馆旁边。这座酒馆的入口很特别，你得先从人行道沿阶梯下到地下室，然后才能找到入口。他正打量着这家酒馆，正当这时，两个醉汉出得门来，两人都烂醉如泥，一路互相搀扶着，却又骂着极难入耳的脏话，两人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走上了大街。拉斯柯尼科夫立刻无顾虑地向地下室走去。他以前根本没进过这家酒馆，他一进来就觉得头昏脑胀，双眼发花，他觉得自己干涩的喉咙火烧火燎般难受。他迫切地想喝点儿冷啤酒解解渴，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感到身体发虚纯粹是由于饥饿难当的缘故。拉斯柯尼科夫摸黑走到一个肮脏的角落里，在一张小桌前坐了下来，桌子上粘乎乎的，准是侍应犯了懒没擦干净桌子。他要了瓶啤酒，侍应刚送上来，他就迫不及待地一饮而尽。啤酒下肚的感觉使他全身松快，思路也十分清晰起来。“这全是瞎掰，”他觉得自己满怀希望，自信心又充足了。“根本就没什么值得我大惊小怪的！这原不过是生理失调，比如说饥肠辘辘的感觉引起的正常反应！只消一杯冷啤酒下肚，再吃块干面包，大脑立刻就会恢复活力运转起来，思路也会清晰，而且意志就会自然而然坚强起来！啧啧！这所有的一切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尽管抱着这样鄙视而轻蔑的态度想着，而且他现在看来的确显得很高兴，神情愉快得好像突然卸下了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重负，但他仍预感到一些不妙。他友善地向屋里所有的人扫了一眼，他感到十分放松爽快，但即使这一刻，仍有一种朦胧的不祥之感告诉他，这种好转起来的心境也不见得正常，而是多么的病态呀。

这个时候，天色已晚，小酒馆里剩下的人已寥寥无几。除了他